



外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三

記

河南府重脩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享無不舉代君  
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  
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  
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  
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  
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

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  
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  
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  
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  
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  
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  
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  
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爲政之本焉烏有端其  
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  
也

河南府重脩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  
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羸奉祠宇爲莊  
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  
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  
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  
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  
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石不知誰  
氏之爲獨榜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  
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廢且呼主

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脩一作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既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脩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一無歲月云從事歐陽脩此字遂為一無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驕善貨法為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

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判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宥深為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已短長以讒之為已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所為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為鄉丈人而已比年蜀

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書一作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旣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榮君行幸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

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脩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旣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祐其民被堯之

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以并爲雄亦卒以王旣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饜軍死戰勞

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  
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  
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  
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  
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  
死無恨子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  
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子誌其始終  
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漢

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

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

近者闕塞萬安輾轅緱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

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

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

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

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

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

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爲亭於

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

各志卷之三  
卷之三  
六  
劉鸞

二字或從系 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頽崖恠壑若奔若蹲若闢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

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旣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桂鬱雲



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奕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時之勝而為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

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鬪國相勝敗然恠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此無百年間未

出一士豈其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  
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一作急生不舒愉雖  
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  
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  
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  
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  
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  
為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  
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  
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挹者枿草之茁者叢茲之甲者  
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  
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  
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  
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  
木其蠹瓦甍其一作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  
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少好學有行鄉里  
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  
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

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  
邑食舞陽部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  
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  
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  
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  
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剽刃腹中獨不能  
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  
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  
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  
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  
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  
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  
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  
喑鳴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  
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  
縣署亦理治一作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  
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

腹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薄之所  
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  
素病羸宜其有以間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  
自爲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  
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與古  
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達雄一作奇富偉麗  
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一作覺疾之  
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  
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  
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

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樂善者

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

言笑終日一作終日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

其壁三字一作于

###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弗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漑枯爲蔬圃  
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旣浮萌者將動  
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  
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  
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

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旣而悟且嘆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天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材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耶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恠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旣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戕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基錯包籜櫛筍之羸歲尚十數萬緡坐安侯一作厚利寧肯爲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

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恠讓也以是名其俗爲好事壬申之秋火吏率持鑣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爲慢齒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畜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蓄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薦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未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鋪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潜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

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子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恠壯哉是為四字一作是為壯哉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

老然其胷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為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為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無此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漁之上下其為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恠之為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脩行廊四行惣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  
之力凡若干土木圻塲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  
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  
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  
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  
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  
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  
乃歛其衣盂之具所一作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  
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即浙

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歛不懷其土吾  
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  
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  
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調沒不待歲時丞嘗  
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  
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  
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  
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  
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  
延遇爲此役始未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



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  
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  
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  
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  
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  
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  
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  
琢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鉏夷畎畝樹

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  
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竒  
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道之我  
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  
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  
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  
有能捨已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  
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  
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  
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

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礮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

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

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大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慶曆六年 月

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土瀑湧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候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爲第一專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

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據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栢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王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文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文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

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  
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怪誕甚妄也水  
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  
說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  
也羽之論水惡淳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  
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  
爲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  
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

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  
之惟吾二家皆爲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于吳越而  
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  
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比予以不幸少孤旣壯而  
從祿養其爲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  
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  
而始獲於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  
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  
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  
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

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于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爲如何予曰嗚呼爲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一作同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于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名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爲善者不亦宜哉

###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

如虵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爲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爲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爲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

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  
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  
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  
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 續添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  
間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  
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  
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為條列明  
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農桑三月又詔天下

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  
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  
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  
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  
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  
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  
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  
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  
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  
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厚三代致治之本要在

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饑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即先夫子廟爲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甍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閑備弘耀而人不

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官于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墾畝入其里閭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



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  
庶

右吉州學記乃承平時印本與石本異其說在居  
士集第二十九卷後

外集卷第十三

淨垢院記處其

處上有聚字

十有八

無有字

空且

空一字元缺

恕本

作空且

洛陽

洛上有命字

損小

無損字

三十六

三上有九字

既畢

畢作

訖

遂為

無二字

恕本此記彭城公並作長城公

榮鄉亭記什邡

縣隸漢州諸本皆以邡為方非

以苟滿歲

一作月字

未嘗

此下一

君行達

君疑作若

恕

有敢字

君行達

本疑作若行幸

恕

可知矣

矣作已

之下

一作

其

明因塔記千百年

千作十

明道二年七月十四日記

恕本

此有

叢翠亭記周營

恕本同宮常以作同注皆嵩室少室

最獨

無最字

治亭

同注作

連者

一作節者

而刻之

此下一

大字院記

某人題

某人作乃

東園亭記

脩友

脩作予

為大

為作云

僖二

二下有十字

始約

約作

得乃希

乃作出

幾一

無一字

未出

聞出

少以

以作從

風土

一作

土給生給作急豐年年作佳往求木作佳益脩脩作修不復復

元缺一字恕幾閨閨下有字其溜其作之石物無物字友蓋

善字友二年文藝作也也也作記

樊侯廟記廟而食廟上有字腎腸哉無哉字怒及一作移怒以

騁其恣睢無此五字有司有上有宜字不興不作始壯陽剛燥四字

陽氣以干使風能字東齋記之東東字作視字以燕以作其誦之誦上有字雄富雄作

奇在體宋文粹此字傍有小池宋文粹旁字而某二字作予

於其壁同正文

伐樹記其根其作三庇之在上奇字有七尺尺作弓杏之之本下

一字恕死勢死上有其字

戕竹記恕本記侯利同正文作侯

游儵亭記是為同正文作是為心者無者字

浙川記浙作之資資作要所餘所作甲子子下再有今甲子三字

惠聰自無此二字雖老無雖字

藥師院佛殿記之賈世之作以生以下有為字以其無以字琢

磨作磨然後所食後作其以庇我以上有字浮屠之之有人

能教人我之有無有字所欲用之之遷因具言因下有得字

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文藝作問其所為遷之具言之所為汪

達云修佛殿始造歲月文藝作始可喜文藝作可嘉十六

日無十字有夷陵  
今歐陽某七字

偃虹隄記

恕本集作卧虹按文忠公祖諱偃所記作今家集以偃作卧疑避諱也

金雞之右

石右作長一千尺高三十尺  
恕本集作長三百尺高十有三尺

萬有五千五百工

作四千有五百工  
百步之隄  
皆蒙其

利無此不以廢

作以廢

大明水記

取汲者一作取秀鄉季謂山水謂上有

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

文慕乳泉字上

有而字汪達云此有虎丘石井

井作招賢  
招字本疑

玉虛

二字作壺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文慕無水字汪

下無皆戒人  
皆下有食之  
而之作岸時  
時有本疑  
此井

為水

於為作

孫氏碑來世子孫

無孫不必問問作遺家作遺二家  
復有廬陵

歐陽某記五字

三琴記皆不知

皆作要

外集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四

序一

仁宗御集序

英宗皇帝  
密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嘆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

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叙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齋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裕于大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聞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塵纔一二而已故叙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

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聞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塵纔一二而已故叙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

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  
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  
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  
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  
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為宋仁宗噫  
仁之為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  
天地而亡極矣求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  
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為仁者  
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名聲為韁鎖夫軒裳輝  
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  
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  
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  
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  
不利命乎數竒時不見用而宜一作且夷然拂衣師心  
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  
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  
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  
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

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拮裳摩跌攘臂以遊其  
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  
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  
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摺一作紳議者咸傷  
冤之君方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  
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爲贈夫恢識  
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  
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  
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  
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湮者豈非天  
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遭迴而若此也夫良工  
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  
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  
一作橐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  
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  
詩以爲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  
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邛山南望  
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

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砑若斷  
若鑿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  
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  
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浮泛釣魴擲鼈可  
供膳羞山雨麓浸流中無巖嶄頽怪盤絕之險而可  
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  
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  
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  
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  
呵後先前僮旁扶登覽一作覽登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

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徒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  
惟卑且閑者宜之脩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  
秀才陳生旅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  
峯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  
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  
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  
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  
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



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  
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  
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  
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  
候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  
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  
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群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  
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  
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  
鬱卑且賤反甚於他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

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  
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輩一作背視而槩易之居

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  
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  
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疑傑然以獨立也子聰  
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  
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

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遠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

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一作於外也

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王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縉紳仕宦雜然而處

其亦珠玉之淵海歟子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  
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  
氣秀而色和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  
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  
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  
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一作  
而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旣而  
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  
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  
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  
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以見乎遠余友河南  
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  
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  
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  
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  
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  
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鍾鼓是也然  
鳴必假物故須龔篋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

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時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益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方今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爲吏于此群居有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率然曰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柰嘗辱君之道義切磨爲最深是以一作既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友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違忽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一作其止也於詁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

廣大委其注積也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所一作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

一作字說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臯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爲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此一無直識其次第而已至於此一無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

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爲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爲淫虐然猶身一作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曰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直爲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三字作云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預鄉進士自

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爲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過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一作卓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群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尚以一無二字距今之爲者其修已

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有不已而志又大焉又字  
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  
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  
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  
後悔而學者亦在一朝疑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  
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  
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予履往  
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後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  
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

字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治工莫不孜孜攻且鍊  
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况材臣賢士世不參出而物  
官者得不貪以爲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  
卽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  
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  
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爲秦官出入殿中督察  
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  
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爲之  
至有伺求以爲察剛訐以爲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  
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

儒沉正閑達大體然後蹇蹇王廷爲天子司直之臣  
况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卧錦爲世名郎緣飾  
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頽綱舉舊典嗣先聲  
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  
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  
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較長道摻袪爲一作別又  
烏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爲書無所不備故爲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  
者執於象數以爲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  
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  
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  
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  
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  
詳焉其爲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  
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  
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脩序

外集卷第十四



送方希則序將有無將不利二字作楮囊囊作

送陳經序而下北下作若斷斷作獨鼈獨作登覽作覽

相傲相下有群字無遊暮已已作三日日作

送揚子聰序歲數之無數其能出其頭角矣此下南

為望天下州郡無先者物之盛之遂特特字本疑

送廖倚序幾歲一作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蜚先膺二字作而精而有

字志高志作行潔潔作河陽諸本皆作洛陽按序云

而至於此事訖言歸余惜其終則則作事訖訖下

其持特

張應之字序言則無言稱述述作而深作深為用無為

尹源字序古仁者一作古是以以作而字子淵文藪

淵且止同正

胡寅字序之辭辭下有美之之文文下有禹之言言

有也言堯舜無言又直又作文王之世宋文粹名昌

名下有古人之名字一作古所道道下有作字說

有此三字

送陳子履序恕本作陸按子履乃陳經也後歸煒然

煒作所以尚無以後悔後作一朝朝本無此字恕博其

聞聞作致思思下有發辭辭下有



